

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
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

譚嗣同的家春秋

劉運華——著



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，
以身作則、集結志士、報效家國、力挽頹勢、奮圖維新，
但在捨身成仁的背後，
卻遺落了那些默默支撐著他的人……

譚嗣同的 家春秋

劉運華——著





譚嗣同的家春秋

作 者 劉運華
責任編輯 陳思佑
圖文排版 周妤靜
封面設計 蔡瑋筠

出版策劃 釀出版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
電話：+886-2-2917-8022 傳真：+886-2-2915-6275

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BOD一版
定 價 4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4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譚嗣同的家春秋

劉運華——著

發源於大圍山，最後注入湘江的瀏陽河，在淮川段拐了一個彎，幾條鋪鵝卵石的街道趴在河岸邊，百多家要死不活的店鋪，除了賣豆腐的六駝背吼幾嗓子，整個瀏陽縣城趕得出鬼來。北正街往右拐彎，就是梅花巷，聽名字便可以猜到那兒的特色，可是，一樣的冷清啊。偶爾有一兩位陌生面孔的男子路過，門洞裡就會閃出花枝招展的女子，拋來一個媚眼，尖起嗓子發幾聲嘍，如果瞄準了目標，還會扭動腰肢，像水蛇一樣纏著不休。這天下午，很少上街的小譚從梅花巷「夜來香」的妓院門口經過，腳步遲疑了一些，被老鴿發現了，迎上前去，笑咪咪地向他招手：「打炮不？」

小譚瞪大兩眼：「打炮？」

老鴿笑嘻嘻地：「肉炮。」

「六炮?!」

老鴿「咯咯」一笑，身後閃出幾名濃妝豔抹、搔首弄姿的女子，發一聲嘍，往他身上靠，終日埋首書齋的白面書生小譚，很少拋頭露面，何曾見過這樣的陣勢，心裡慌亂，撒腿就跑，背後傳來粗魯的叫罵：「傻逼——」

這事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縣城，刺激著人們的神經，給冷清的縣城增添了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瀏陽縣不知道十九歲知縣唐步瀛正常；不知道二十歲書生譚繼洵就有些奇怪。

小譚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瞧，他又來了，身穿灰布長衫，手握一本線裝書，目不斜視，步子不緊不慢。他足不出戶，一心向學，極少在外面拋頭露面。雖然在縣城居住的時間很長了，只要他從大街上穿過，立刻就會招來他背後的指指點點——

「呵呵，聞到什麼味兒了嗎？」

「什麼味兒？」

「桐油呀。」

「你是狗鼻子吧？」

「哈哈，哈——」

小譚心裡窩火，不願意與這些粗人爭辯，目不旁驚，加快腳步，有時候被攔住實在沒有了退路，便會昂起頭來吼一嗓子：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！」

小譚，名繼洵，字子實，號敬甫。目前還是一個窮書生，在取名稱號方面，已經為日後的發達做好了準備，他自個兒的解釋是：未雨綢繆。因此，任憑別人如何譏諷嘲笑，風刀霜劍嚴相逼，苦讀寒窗不動搖。這就是小譚與他老百姓的區別。

譚氏，在瀏陽縣沒有根，地方誌記載：祖籍福建清流縣，遠祖淵佐明成祖與靖難之師，死於夾河之戰。事定，敘功封崇安侯，故後世以武功顯。四傳宗綸，官湖廣行省總兵官，配平南將軍印。剿九溪蠻有功，久留湖廣，故其子功安、功完留居。功安定居湖廣省長沙縣。又三傳逢其避明季流寇之難，率弟弟及侄兒輩遷居瀏陽縣城，居住在梅花巷，再後來遷居北正街。

從此，譚氏世代以教讀為生，遠離衙門，成了布衣之士，日子也過得清貧。小譚的父親學琴，字貴才，也是一個讀死書的角色，潛心向學，韋編三絕，衣帶漸寬終不悔。他靠一份塾師的微薄收入養家糊口。他以扎實的學養贏得了世人的尊重，連當時的縣太爺都對他禮讓再三。見其家裡兒女眾多，入不敷出，幾次三番動員他入衙門做縣吏，均被婉言謝絕了，直到兒女們一個個長大成人。

他的四個兒子中，老三小譚，在世人的眼裡有些另類，招來了閒人的非議，這使得他心裡很不爽。我兒子怎麼樣？不偷不搶，行為端正，苦讀寒窗，謀取功名，礙你什麼事了嗎？隨著老三的一天天長大，做父親的也感到頭上有壓力了。那些與子實年紀差不多的小夥子，一個個先後結婚成親，有的孩子都可以打醬油了，他還在耍光棍。

老大生兒育女，老二經商掙銀子，老三一心一意讀書，將自己的前途這一寶押在「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上面。當爹的不反對，但是，對這一條道走到黑的做法，心裡感覺有點懸。天下讀書人知多少，最後能走上仕途的又有幾人？千軍萬馬擠獨木橋，說得難聽一點，叫吊死在一棵樹上，道理再明白不過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老三已經滿二十歲了，仍然光棍一條，每天一個勁兒地讀書，除了讀書，還是讀書。周圍那麼多譏諷的目光，尖刻的言辭，難道對他真的沒有一點兒影響嗎？兒女的教讀婚配，原本是爹娘應該做的事啊。他老伴和他一樣著急，擺在眼前要解決的問題是成親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。於是經常在老三面前叨念：「子實，你爹的話，裝進耳朵沒有？」

老三卻笑嘻嘻地回答：「著什麼急呀，我只要發憤讀書，什麼都有了！爹，娘，你們只管放心吧！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千鐘粟……」

學琴老倆口及二位哥哥一致認為老三的婚姻大事再也不能耽誤了。行動還得靠一家之主，清貧了一輩子的教書匠譚學琴老先生只好央請媒人物色對象。他家裡雖然過著清貧的日子，但對娶兒媳還是有自己的標準，即一定要同樣的書香門第，也可以解釋為門當戶對。老三長得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哦，像這樣的帥哥，又讀了一肚子書。娶媳婦這樣的大事，模樣屬於硬體吧，也不能太差，上要對得起祖宗，下對得起親戚朋友。然而，作為婚姻當事人，小譚卻能沉得住氣，讀書很安心的，一點也不著急，生活有規律，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，而後埋首書齋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攻讀聖賢書。

在婚姻方面，他不愁，很自信。最上心的，第一個是他娘，第二個是他爹。他們見老三嘴唇周圍的鬍子越來越密，講話的時候嗓子也粗了，更加著急。他們四處打聽誰家裡有沒有待字閨中的妹子，還打擾一些很久沒有走動的親戚。俗話說，女大不中留，應該還有潛臺詞，兒子不用愁。很少見為兒子的婚姻這麼著急的父母。學琴先生和他婆娘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有了一些眉目。

老二繼續與瀏陽北鄉豪紳熊美是很要好的朋友。熊美早就知道譚繼洵這個瀏陽縣城的名人，像這樣一個角兒，要想完成其說媒的任務是有點難度。礙於朋友的面子，也只好硬著頭皮勉強答應下來。熊美既然是專門吃這一碗飯的，對周圍一些人家到了談婚論嫁年紀女子的情況熟悉。可是，他連走了幾家，一聽說家裡窮，讀死書，便將媒人下面想講的話全都給堵回去了。熊美思來想去，最後把目光瞄準他堂妹夫徐韶春家裡的長女慶緣。

徐韶春家在瀏陽北鄉爐煙洞，偏僻的大山深處，交通不是很方便。從縣城出來的官道往北至淳口集鎮，而後就是一段約二十里的鄉間小路，連結著徐家祖居的青龍屋場。幾棟氣勢恢宏的瓦房昭示，這個家庭絕對不是一般意義

上的農戶人家。其實徐家的情況和譚家非常相似，曾經也是官宦門第。徐韶春一個從九品的小官，後來被敕封中憲大夫，再後來家道衰落，淪為爐煙洞一普通的農戶人家，靠耕種幾畝薄田的收入勉強維持全家的生活。熊美想到這裡，拍了一下腦門，容光煥發：「絕配啊！」

徐韶春瞭解小譚的家境不怎麼樣，心裡還是有過猶豫。作為父親，哪有不希望女兒嫁入豪門，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；但是，他對讀書人還是抱好感的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他在聽了堂姐夫熊美的遊說之後，腦門發熱，巴掌一拍，痛快地將這門親事答應下來了。當事人慶緣在飯桌上聽到她爹宣佈這個決定時，一口飯也沒有吃，放下筷子走進自己的閨房，躺倒在床上，大放悲聲。

女兒的哭，聲聲入耳，老徐的心裡煩躁，衝女兒緊閉的房門大聲道：「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，你不知道嗎？！」

接下來，就是走程式了。按規矩進行操作，婚娶雙方男女是不可以見面的，漂亮，還是醜陋，個兒高大，還是矮子，全憑由媒人一張破嘴。婚嫁雙方當事人都不知道將要和自己生活一輩子的人長啥模樣，這個懸念要等洞房花燭夜揭下蓋頭才知道。

但是，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，男女無論哪一方，如果是形體有殘缺，比如瞎了一隻眼，跛了一隻腳，嗚嗚哇哇講不出一句明白話……上述缺陷中的無論哪一項，則一定要挑明，否則就是不江湖。對於女方還有一項特別的要求，即腳的大小。三寸金蓮為最美，反之，則醜。坊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：新娘漂亮麼？升筒裡打得轉身——好！新娘漂亮麼？扇得火燃——醜！

老譚老徐雙方家長審美價值觀基本一致，都是滿肚子的「子曰詩云」，就相貌而言，沒有什麼缺陷需要挑明的。腳的情況，則比較複雜，還得講幾句。徐家有兩個女兒，十六歲的慶緣和十四歲的五緣。她們姐妹，兩歲多的時候，確實也纏過足，後來又放了。一方面的原因，是孩子的哭叫聲令父母動了惻隱之心；二是現實，農家的孩子是要幹農活，如果纏成一雙小腳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，怎麼幹活？這樣的漂亮，農戶人家奢侈不起。

徐家姐妹兒的腳比三寸金蓮大了一些，這是沒有堅持纏足的結果，也是為日後幹體力活做準備。如果一門心思在當官太太，乃至誥命夫人，等於吊死在一棵樹上，懸。

慶緣得知父親為自己在縣城找了婆家。城市戶口，多好，可是她卻心裡犯嘀咕，這是一戶怎樣的人家呢？休看她人小，心眼卻很多，婚姻自己不能做主，心裡忐忑，卻又無法改變。不過心裡還是希望能夠及早瞭解一下婆家，尤其是未來夫婿的情況。爐煙洞距離縣城約六十餘里，不算太遠，只因中途橫亘一座陡峭的蕉溪嶺，往返一趟還真不容易。好在經常幹體力活，區區幾十里路，對她來說，不算啥。

一個女孩子家家，去一趟縣城，拋頭露面，如果沒有重要事情的話，幾乎完全沒有這個可能。聰明的慶緣姑娘也會想方設法從爹嘴裡掏出一點有價值的資訊。可惜，她爹就是密不通風，人活到他這個年紀，閱歷、經驗擺在那兒呢。

譚徐兩家訂婚之後大約三個月，慶緣不知道從什麼管道獲得消息，縣城舉行廟會。機會來了，她向爹娘提出要求，去看熱鬧。爹說：「不行，你一個女孩子，拋頭露面去縣城，成何體統，也不怕人家笑話嗎？你是有婆家的人了，知道不？」

娘幫腔說：「不能去。」

慶緣頂撞她爹：「我一個鄉下村姑，整天幹粗活的料，哪來的『體統』啊？」

他爹生氣了：「你還敢頂嘴，沒有大小！」後面還有潛臺詞：你的書讀哪兒去了。

老徐突然發現慶緣眼角噙著大顆的淚珠，心一下就軟了下來，揚起的手懸在女兒的頭頂，落不下來，看著旁邊的小女兒五緣，說道：「五緣，陪你姐去一趟縣城，記住，不要貪玩，早去早回，聽見沒有？啊，還有一路小心，不要亂跑，進城以後，你們姐妹不要分開，要一直在一起，聽見沒有？」

五緣笑嘻嘻：「城裡有鬼嗎，爹？」

老徐虎著臉罵一聲：「鬼婆子！」

小弟拱到大姐面前，冒出一句：「有啊，有一隻綠豆子鬼——」

慶緣沒有心情與弟弟開玩笑，含淚點頭答應：「聽見了，爹。」

老徐看著五緣，重點叮囑，問道：「你聽見沒有？」

五緣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：「我不聽，又不是我要嫁人。」

第二天徐家姐妹早上路了。這是她們獨自第一次出遠門，門前一條七彎八拐的小路，走了十多里，踏上通往縣城的官道。姐妹攜帶一個布包，裡面是油紙裹的幾只蕎麥粑粑，餓了吃一口；渴了便伏路旁的水溝邊喝一口，隨處都有山上流淌下來的泉水。縣城其實也就屁眼大的地方，姐妹倆卻為了打聽譚學琴家住哪兒費了很大的勁。不告訴也就罷了，還要反問：「你們兩隻妹子要幹什麼？」

如果在鄉下問路，不但熱情指引，還會客氣一句：「進來歇歇腳，吃碗茶再走吧！」

慶緣不高興了：「城裡人怎麼能這樣呢？」

五緣嘿嘿一笑：「你很快就變成城裡人了！」

慶緣摺臉子了：「你高興不是？」

五緣還是笑嘻嘻地：「我沒有做城裡人的八字。」

姐妹倆正拌嘴的時候，發現前面有一個賣豆腐的駝背，五緣緊追幾步，恭恭敬敬呼一聲：「大伯——」

駝背轉過臉來，很吃驚：「你叫我大伯？」

啊，才二十幾歲吧，慶緣鬧了一個大紅臉，駝背卻笑嘻嘻地自我介紹：「我叫六駝背，兩位小姐，喝水豆腐

嗎？剛打出來的，又嫩又甜。」

這個賣豆腐的後生，嘴巴很甜的，雖然駝背，卻不討厭。

五緣連忙說：「啊，不，我們是問路的，請問有一位叫譚繼洵的，住哪兒？」

六駝背隨便瞞了她們姐妹一眼，愣了愣，說道：「你們找他呀——隨我來吧。」

經過熱心的駝背後生指引，姐妹倆順利地找到了譚家。她們在門口徘徊，沒有路人的時候，趕緊將眼睛緊貼在門縫上往屋內偷窺，觀察的結果，感覺這個家庭的貧寒。慶緣的心情便有些沮喪，心想，如果嫁過來，這樣的家境如何過日子呀？

五緣卻認為結論不要下得太早了，沒有見到小譚本人啊，趁這個機會，一定要看看未來的姐夫到底長成啥模樣。正在此時，只見一名臉皮白淨的年輕人，身著一件分明還綴著補丁的灰布長袍，手握一卷書，目不斜視，從街上而來。

慶緣心裡有些敏感：「莫非他就是……」年輕人從兩位美女旁邊走過，視若無睹，「哎呀——」一聲推開大門，閃身進去了。

五緣衝姐姐笑道：「姐夫一表人才啊。」

慶緣忍不住流淚了：「我的命不好……」

「我看挺好的呀！」

慶緣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這只鬼妹子，瞧他一副窮酸相，你講他那麼好的話，乾脆你嫁給他好了！」

五緣還是笑嘻嘻地說道：「我不會和你搶老公，妹妹懂味。」

慶緣好像真生氣了：「姐姐遇到了這麼倒楣的事，你還要尋開心，哪有這樣的妹妹？！」

五緣不笑了，也認真起來：「這個小譚我看蠻好，你不要只往壞處想啊，王寶釧苦守寒窯，終於大富大貴。我看這小夥子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將來肯定會金榜題名，高官任做，你將來一定會當上誥命夫人，姐——」

五緣不說話了，一張稚氣未脫的鵝蛋型臉上露出這個年齡段女孩子少見的嚴肅，沉默了好一會兒，突然噗哧一聲笑了。慶緣覺得奇怪，盯著妹妹問道：「有什麼好笑的呀？」

五緣手一指，說道：「你看那個人！」

慶緣順著妹妹的指頭看過去：「不就是賣豆腐的嗎，剛才還問了路……一個好後生啊，可惜駝背了……」

五緣好奇：「他的背那麼駝，還能挑擔子？」

慶緣沒有好聲氣：「你管得真寬！」

五緣從六駝背身上收回目光，神情變得嚴肅起來：「你要要抗婚嗎？姐，這個你可要想清楚後果……算了，吧，爹娘把我們從一尺長撫養成人也不容易，還是多體諒……婚姻其實就是撞大運……」

慶緣知道自己的抗爭不會帶來想要的結果。但是，一聲不吭地接受，心有不甘。況且爹娘又不在眼前，盡可以發洩一下，於是氣憤地大聲道：「既然不容易，就不應該把女兒往火坑裡推！五緣啊，你豬腦子嗎？！」

五緣對姐姐的怒不介意，忽然笑道：「你就那麼不看好這個書……讀書人小譚的前程嗎？至少，他也是一個帥哥呀，你不喜歡老公長得帥嗎？」

慶緣雙眉緊蹙，幽幽地說道：「十足的呆子，書呆子！」她一本正經地問道：「那好——五緣妹子，那我要問你了，如果讓你嫁給他，願意嗎？你要說心裡話——」

有這樣的如果嗎，五緣兩眼遠遠地看著譚家虛掩的大門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要我說心裡話嗎？那我告訴你吧，不知道……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既然爹娘做了決定，沒有辦法改變。如果是我的話，我會往好處想，不會像你這樣只往壞處想，你這叫自尋煩惱……」

聽妹妹這麼一說，慶緣的心裡似乎好受了一些，做了一次深呼吸，眼睛看著不遠處河堤上停靠在周家碼頭的一條白帆船。船頭站立一位身著長衫的年輕男子，一時陷入了沉思。五緣湊近，順著姐姐的目光看過去，笑道：「你是看帥哥嗎？」

慶緣默然無語，想著自己的心事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姐姐很少說話，走起路來無精打采，妹妹一路上蹦蹦跳跳，沒心沒肺，對什麼都感到新鮮。一會兒蹦到水坑邊摘水仙花，一會兒追趕幾隻蹣跚的花蝴蝶。

慶緣回到家裡，誰也沒有打招呼，徑直走進自己的臥室，躺倒在床上，飯也不吃，腦瓜被那位穿補丁衣的後生占滿了。

縣城回來，慶緣還是沒有死心，還想繼續瞭解譚家的情況，找不到再去的理由，便將心事告訴了弟弟。數日後，弟弟從縣城回來，見了姐姐不說話，直笑。慶緣要生氣了，他才說，未來的姐夫這個人呀，果然是一個十足的書呆子，衣冠不整，終日沉迷書卷，除了讀書，啥也不聞不問。弟弟沒有顧忌姐姐的表情，一邊說一邊比劃，沒有注意到大姐臉色蒼白，一副欲哭無淚的模樣。

五緣推開弟弟，不讓他繼續說下去，添亂。

慶緣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，向父母訴說自己的委屈，說到傷心處，珠淚雙流，表示不願意嫁這樣的一個書呆子。老徐不等女兒說完，往吃飯的桌子上使勁拍了一巴掌，厲聲喝道：「大膽！既然已經有了婚約，豈可兒戲，我徐府在地方上堂堂正正的人家，你想讓我壞了家族名聲，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！」

她娘也勸說道：「慶緣啊，婚姻是命中註定，由不得自己，你要想開一點，我聽五緣誇這小夥子相貌堂堂，苦

讀寒窗，將來金榜題名，你不就夫榮妻貴了嗎？」

慶緣聽母親這麼一說，哭得更厲害了，五緣遠遠地站著，說心裡話，她是同情姐姐的，由姐姐又想到了她自己：「我將來的老公會是什麼樣呢，也是撞大運？」

她不笑了，心情變得沉重起來。

瀏陽所屬的湘贛邊一帶地方，每到年底，大多數人家都習慣在這個時候婚娶。這個習俗的形成，與經濟狀況無關係。每到年底，一年的收穫歸倉，有錢了，鄉下人家，婚娶是一件花銷很大的事情。

一般來說，訂婚之後，就是擇喜期完婚了，譚家通過媒人熊美表達完婚的願望。可是，只要媒人踏進爐煙洞老徐家的門，慶緣便躲在閨房裡哭泣，不茶不飯，非常抗拒。

徐韶春夫婦見女兒這樣，心裡也有些動搖，埋怨做媒的表兄，不該給他們找一個書呆子做女婿。熊美心裡也不痛快，我做好事，反而落下埋怨。早知道會弄成這樣，當初就不應該答應做媒了。現在，事已經到這個程度了，打濕了的頭髮總歸要剃呀。只好找托詞對譚家人說：「慶緣還小，父母的意思是再推遲一年，如何？」

譚家通情達理，沒有多費口舌，痛快地答應了，小譚對婚姻似乎不是很感興趣，每天的作息制度從來都沒有改變過。不知不覺又是一年將盡，譚家將喜期再一次由媒人送達，慶緣當著媒人熊美的面放聲大哭，不願嫁一個書呆子為妻的決心沒有改變。熊美勸說女當事人：「慶緣呀，你錯了，譚家三公子很聰明，人品不錯，與他接觸過的人都誇他將來肯定鵬程萬里，前途未可限量。目前的家境雖然目前差一點，『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』，我是你親戚，還會害你不成？」

慶緣不回答，一個勁地哭哭啼啼，老徐拿女兒也沒有辦法，慶緣年紀不大，卻是一個性子剛烈的人。如果她不願意，強迫的話，恐怕會出點狀況，到時候，後悔也來不及。老徐家無奈，只好以女兒還小為理由，又一次要求推遲婚期。

這一推再推，轉眼道光二十七年，慶緣二十一歲了，訂婚已經五個年頭了。如果還不完婚，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了。這年冬季，譚家的喜期一到，老徐口氣堅決答應完婚。婚期一天天臨近，慶緣還是沒有鬆口，只要一提到完婚就哭泣不止。老徐心煩，雙眉緊蹙。

迎娶的那一天，通往縣城的官道上，鑼鼓喧天，長長的迎親儀仗隊抬著花轎在鄉鄰的關注下，朝徐家大屋而來。在大院門口，便點燃了大紅鞭炮，喧鬧聲中，鞭炮炸響的紙屑紛紛揚揚，像是下起了一陣桃花雨。此時，徐韶春一家人卻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急得團團轉。慶緣房門緊閉，堅決不從，無論父母及其它親戚如何勸說，就是不肯將房門打開。媒人熊美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問準備好了嗎？時辰一到，就要起轎了。徐家人坐著發呆，他感覺到氣氛不對頭，忙問是怎麼回事？

徐韶春歎了一口氣：「慶緣這個強東西，她死活不願意嫁譚家……」

熊美再也無法忍受，勃然大怒：「你們當父母的，這麼無能，既然不同意，早幹嘛去？！不肯上轎，晚囉！你們不要臉，我也跟著你們一樣不要臉嗎？譚府會答應嗎？——氣死我了！」

熊美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，徐韶春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，在爐煙洞，他也是冇頭有臉的角色，活這麼大歲數，還沒有人這樣的態度對付。他知道自己理虧，想解釋幾句，嘴唇動了動，半天沒有出聲。熊美還在氣頭上，不待徐家人回話，走到慶緣的房門口，朝緊閉的門狠狠地一腳踢去，不開，又一腳，徐家人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熊美踹第三腳之後，門開了，慶緣坐在床沿，哭成了一個淚人。外面的鼓樂一陣緊似一陣，老徐衝到大女兒面前，左右開弓，狠狠地扇了兩記耳光，她還是一動也不動，嘴角流淌殷紅的鮮血。

老徐厲聲喝道：「你願意不願意？！」

慶緣低垂著頭，一言不發。

熊美在旁邊使勁的一跺腳，說道：「我做了一輩子的媒，還沒遇見過這樣的女子！」

老徐又一記耳光打在大女兒的臉上「叭——」吼一聲：「啞巴啦，拿繩子來，捆綁也要把她弄進花轎，我不信這個邪了！」

氣氛壓抑得令人喘不過氣來，慶緣還是坐著不動，老徐衝進雜屋，拿起一根棕繩子，撲到慶緣面前，就要動手，在場的人一個個都驚呆了。熊美使勁跺了一下腳，大聲吼道：「我真後悔做這個媒，沒事找事——」

慶緣姑娘忽然發瘋似的用身子護著慶緣，喉頭哽咽地對熊美激動地說道：「對不起你啊，我女兒不嫁了，不嫁了——」

老徐推了他婆娘一個趑趄，吼道：「女兒不嫁，一輩子留在家裡嗎？」

外面的鑼鼓聲又起，屋子裡的氣氛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，老徐突然扔掉手裡的繩子蹲在地上。慶緣的態度還是沒有絲毫的改變。眾人都感到無計可施的時候，五緣突然走到老徐面前，說出的話令大家驚訝：「別逼我姐了，會出人命的，我替我姐出嫁——」

屋子裡一陣騷動，所有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看著五緣。

老徐驀地抬起頭來，看著五緣，驚訝地問道：「你願意嫁譚——」

五緣平靜地說：「是的，我願意。」

熊美愣了片刻，立刻轉怒為喜，長吁一口氣，大聲吆喝：「還愣著幹嘛，快些妝扮新娘呀，起轎的時刻快到了！」

徐家人經媒人這一提醒，又是一陣忙亂。

眾人為五緣著妝的時候，慶緣被晾在一邊，她的情緒漸漸地緩過勁來，似乎有些過意不去，走到妹妹面前，既慚愧又不無擔心地說道：「妹妹，你真的願意嗎？」

五緣點了點頭，不爭氣的眼淚卻奪眶而出，看著姐姐被打得又紅又腫的臉頰，說道：「姐，父母將女兒辛辛苦苦養大，不易啊，你別記恨好嗎？」

「妹妹，姐對不起你……」慶緣喉頭哽咽，大顆地掉淚。

五緣笑道：「你不要這麼說，說不定還是我的八字好呢，譚三公子這個人目前狀況是差一點，但是，他安貧樂道，一心一意讀聖賢書，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夠做到的，將來肯定有出息……吃不得苦中苦，難為人上人！」

「哇——」慶緣哭出聲來。

五緣笑道：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你別哭呀，姐——」

五緣勸說姐姐，自己的笑臉上卻閃著淚光。

臨出門，新娘拜倒在父母面前，說道：「感謝爹娘的養育之恩，爹——娘——從今天起，女兒就是譚家媳婦了，我會做一個婆家滿意的好兒媳的，絕不會給爹娘丟臉——請不要牽掛女兒，祈願二老今後多多保重……」

老徐夫婦淚水漣漣，連忙上前扶起女兒，勉勵她孝敬公婆，伺候老公，做一個好兒媳，一個賢內助。

五緣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會這樣做，二老只管放心吧！」

五緣又轉向姐姐，懇切地說道：「姐姐，感謝你從小對妹妹的照顧，今後……祝願你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吧！」

弟弟突然抱著五緣哭了，五緣在弟弟頭上撫摸幾下，笑道：「已經是男子漢了，懂事了，今後要聽爹娘姐姐的話，爹娘老了，你要聽話啊，弟弟——」

慶緣想不到事情的發展竟然會是這樣，愧悔交集，說了一句「對不起」，倒在母親懷裡放聲大哭。

五緣猛地揚起頭來，神情堅毅，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哭什麼呀，將來，我老公金榜題名，飛黃騰達，夫榮妻貴，我當上誥命夫人——到時候，你不要後悔就是……到時候我一定感謝你，好好感謝，姐！」

五緣說這話的時候，淚光閃爍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容，她娘看在眼里，感到揪心，她理解女兒此時此刻的心情，忍不住伸手在五緣的肩膀上摸了摸，喉頭哽咽地說：「五緣，我的好女兒，委屈你了……」

姐姐流著淚，一臉的歉疚，不斷地重複：「妹妹，姐對不起你……」

五緣走到姐姐面前，舒展兩臂輕輕地抱了一下，笑著說道：「這是我自願的，與你沒有關係，你不要這樣……你記住啊，我將來當誥命夫人了，你不許後悔啊……」

慶緣抑制不住情緒哭出聲來。

很快，五緣被妝扮一新，頭上蓋著紅頭巾，在伴娘、攬相的簇擁下走出房間，走出堂屋，走出大門，往擺放在禾場上的大花轎走。頓時，整個徐家大院鼓樂齊鳴，笑語喧嘩，炸響的鞭炮，像無數隻看不見的手，將紅紅綠綠的紙屑拋到空中，又紛紛揚揚地撒下。

媒人熊美一聲拖長的聲音：「起轎——」

有人接著吆喝：「起轎——」